

逼着学生写日记 记录青涩年华

□刘启才

我的学生，都要写日记。

我自己是从初中开始写日记的。时光老去，但偶尔翻看一下，那些属于青葱岁月的过往历历在目，感觉自己还是个初中生。这种奇妙的体验，为什么不叫我的初中学生将来也能享受呢？

一开始，不少学生很不情愿。“本来作业就多，还要写日记！”他们叫苦不迭。但我要检查，他们无可奈何，就充分利用我所说的“有话则长，无话则短；有时间则长，无时间

则短”，天天写一两句话应付了事。对此，我不恼不怒——生活中满是喜怒哀乐甜酸苦辣，每个人其实都有随心所欲无拘无束抒发的欲望。只要坚持每天都写了，不愁没有改变的时候。

不看学生的日记，会不了解、不懂学生。一个小女生竟说了自己的一段感情经历，而且写了这么一句话“我现在才明白，我喜欢的不是他，而是和他在一起的时光。”这句话蕴含着人生之理，像翻过跟头的人写的，出自一个小

孩子之笔，难以置信。一个老师随手打了学生一下，愤愤不平的学生在日记里不停地咒骂。一个不经意的举动或许就对学生的心灵造成了长久的伤害。为人师表真的要注意方法，谨言慎行。有个学生写家长不让看电视，但她等家长睡后，蹑手蹑脚地走到客厅打开电视，把声音调小，有滋有味地看起来，让人忍俊不禁……

不管学生说什么事，什么话，我保守着学生的秘密，不“出卖”他们。看学生说我的坏话，我也只能默

默承受，有则改之，无则加勉便是。真实，是日记的生命。一旦把学生日记里的话当成“错误”甚至“罪状”，学生就再也不敢说真话了。在存在假话大话空话套话的世界里，更要好好地守护和善待日记这一片净土。

当然，我知道真正的日记属于隐私，属于秘密。我没有窥探隐私的爱好，所以一旦感觉学生真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后我就宣布免检。扶上马，送一程。以后，心灵的世界，他们可以更自由更纵情地驰骋。



娇羞

□荷冰 摄



散文

上大学的孩子回家了，岳母打电话说想外孙女了，让我们三口儿休息日过去吃饭。说实在的，每年除去春节、五一和国庆节休假时，会到岳父母家吃顿饭，陪岳父喝口酒，别的日子忙忙乱乱的，过得太快，平时基本想不起来要去看。

周六上午，先给岳母打了个电话，我们仨就拿上给老人买的東西，高高兴兴驱车前去。其实，从我家到岳父那里，开车也就15分钟时间，倒是说不上远。也许是听到了车的声音，也许是一直在阳台上看着呢。我们刚把车停好，岳父就下楼来了。4个人说说笑笑上了楼，见岳母正在厨房忙活，我走进去客气了几句，就让妻去帮忙。这时好几个凉菜已经摆上了餐桌，女儿去厨房和姥姥“腻乎”，我和岳父坐在厅里聊天。

10分钟后，第一个热菜上来了，是我最喜欢的蚕豆瓣炒虾仁。岳父摆手说：“咱俩先喝着吧。”于是进屋拿出一瓶老白汾酒，我急忙接过来拧开盖儿，和老人坐在一起，给他往一两装的小酒盅满满斟

陪岳父喝酒

了一杯，岳父指指我的杯子说：“你多喝点，夏天我不喝白酒，今天你们都来了，屋子里又有空调，就喝两杯吧。”

碰了第一次杯后，岳父就打开了话匣子，和我说起了国际国内大事，老人的脑子非常好，很多事情的时间和过程记得清楚准确，不仅要讲还会分析，说得头头是道很是内行。我一面听一面频频点头，间或插上一两句话，偷眼看去，已年过古稀的岳父头发白了不少，但精神很好，喝酒的速度似乎比几年前慢了许多。

过了一会儿菜齐了，大家坐了下来，我们仨集体敬了岳父、岳母一杯，我便和岳父接着喝接着说，就在等着老人继续谈天说地时，他忽然话锋一转，让我说说单位的情况，并趁岳母去拿饮料的机会小声说：“她就不爱听我说这些。”我轻轻点点头，就讲起了单位的事情，岳母倒是很关心地问了好多，比如收入怎么样、上班累不累等，我都一一作答。半小时后，见我和岳父慢慢小口喝着酒，还在聊天，

她们仨就吃起了饭，然后岳母和女儿去卧室，妻在这里继续陪着我俩说话。

我发现这次来岳父说得很多，内容也相当宽泛。从国家大事，到教育孩子等等，我俩交流了许多事情。直到两个多小时后，在妻的催促下，才结束了“战斗”。端起饭碗，岳父笑咪咪地说：“今天喝得好，聊得也痛快，今后你们没事就来，我和她在家没啥话说。”说着他用筷子指了指卧室。在回家的路上，我和妻说：“今后咱还真要多来看看二老，你看今天他们多高兴啊。”妻撇撇嘴说：“你是不是馋酒啊，今天在姥爷这里没人管你是吧。”我故意哭丧着脸对女儿说：“你看你妈说的，爸爸是那样的人嘛，主要还是想多陪陪你姥爷他俩，自然你爷爷奶奶那里咱也要多去，你说我说的对吗闺女。”女儿煞有介事地大声说道：“爸爸说得太对了，以前你们做得很不到位，但是也如妈妈说的，您就是那样的馋酒的人。”一句话逗得三口人呵呵大笑。

□思邈



小说

一锅酸汤鱼

□周德富

聂妈最大的心愿是给读大学的儿子小猛做一锅酸汤鱼，让他一次吃个够。她从没忘记有次经过凯里时，儿子那眼巴巴的样子。可是，丈夫过世得早，她把每一个铜板都节省下来供儿子读书，哪有闲钱买鱼？为了节省回家的路费，儿子都大三了，一个寒暑假都没回家过。

第三个暑假都快过完了，小猛突然回来了，说是明天就坐同学的便车返校。聂妈欢喜得都不晓得东南西北了，连声说：“小猛啊，回来好！回来好啊！娘去买点酱醋，你先做饭，记住一碗米两碗水！”

聂妈脚不点地地往集市上跑，她得赶在鱼摊散场前买一条青鱼回来，给儿子做一锅酸汤鱼啊！

紧赶慢赶，还是迟了一步。鱼摊上已经空无一人。想到儿子明天就返校，聂妈急得一屁股坐在地上嚎啕大哭起来。

鱼摊对面有家小饭馆，老板娘听了聂妈的故事后说：“我家里还喂养着几条青鱼，可以卖一条给你！”

聂妈买了一条最小的青鱼，火烧火燎赶回家。一进门就说：“小猛啊，娘买到鱼了，娘今天要给你做一锅酸汤鱼，让你一次吃个够！”

小猛不说话，只是傻呵呵地笑。

聂妈去厨房找刀，却闻到一股酸酸的香味。她狐疑地揭开锅盖，看到一大锅热腾腾的酸汤鱼。

小猛说：“娘，这些年您受苦了！我一直记得小时候经过凯里时，有个男生在请他娘吃酸汤鱼的样子。我当时就想，我也要让我娘吃上酸汤鱼。我读大学期间，在一个餐馆打工，跟师傅学会了做酸汤鱼。这次我回来，就是准备给娘一个惊喜……”

“儿啊！”聂妈一把搂住小猛，笑得眼泪哗哗的。

本版邮箱：

zhoumolvyou@126.com